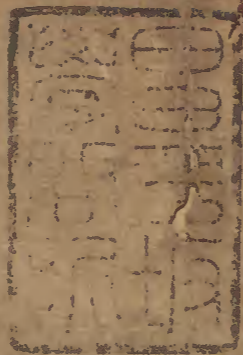


周易會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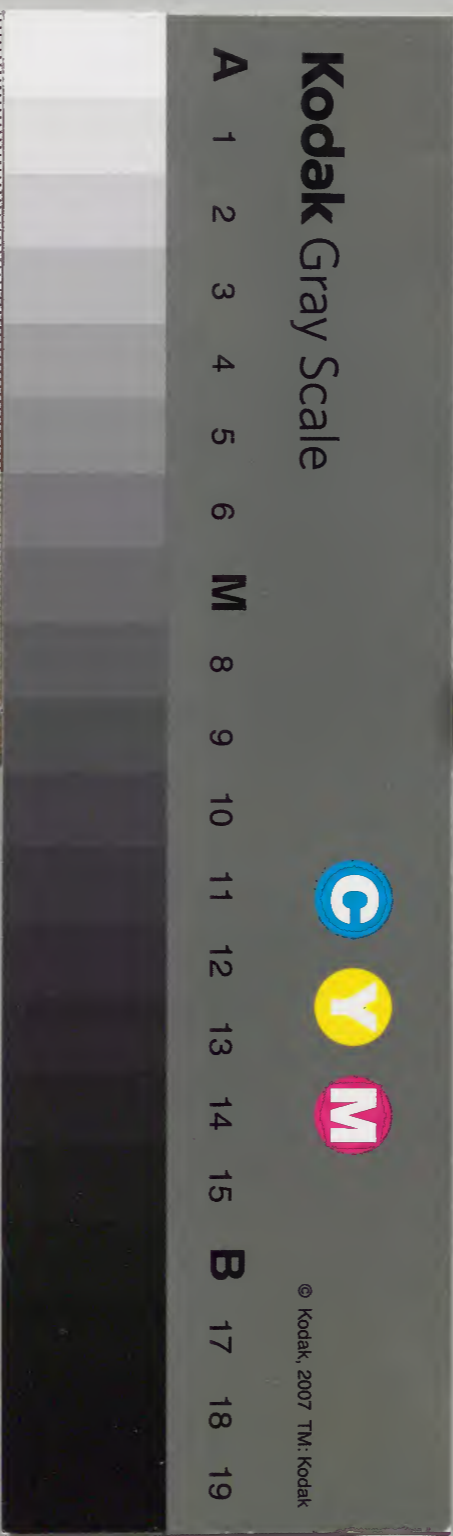
七



漢書門			
一	三	八	類
〇	二	〇	函
冊	架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漢
二	書
〇	類
冊	架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138
冊數	10 ( 7 )
函號	273 6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周易會通卷之七

井 ䷯ 坎上巽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猶井水在下而上行也故為井夫井養道也自古先王養民原有常法誰能易之即勢有推移

時有變革而不可改者常在也故為治者誠能恪守成法縱其

間制度不无損益而成憲不改則率舊无愆可入之守而天下

皆沾澤矣猶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木者皆井其井

也然守法要在慎終若行之未幾旋復議改則功垂成而敗猶

汔至未繙而羸瓶也凶

既曰不改井又曰改邑不改井也則何也則酌損益正善其法于不窮也

主養民說見守法之宜于治而當要其成也。傳曰井之体有常不遷。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改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也。井之德汲不竭注不盈无喪无得也。井之用往者來者皆得其養井也。此井之道也。井以上出為用。幾至而不及上猶无用也。此用井之道也。蘇子瞻曰井未嘗有得喪。繙井之為功。羸瓶之為凶。在汲者耳。既无喪矣。又曰无得何也。蓋變法者皆圖其得而不知所喪實多。夫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故曰无喪无得。

此說以養德言

一說陸氏曰井德之地也。事有變而理不遷。改邑不改井也。本体自如。无加无損。居安資深。應用不竭。无喪无得而往來井矣。然敬又為聖學之始終也。苟操之弗固。至于幾成而敗。則執德不恒。非汲井之无成功乎。

全录合占

程軾可曰井養不窮用之有常也。此養民之政。其道也。然王道根天德而流。二五剛中有常久之天德矣。是以功及于

物施无不常也。彼羸瓶者不常厥德而自失之耳。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之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卦名井者。卦象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是得水之精為土之潤。以土之潤為木之華。猶井水在下。汲之上行也。故名井。是井也。淺言之。汲取于源泉者。養在日用。推言之。汲取于聖政者。養在樂利。蓋道濟之恩。人々被之。莫竟其原。世々飲之。莫涸。

道句

其流者其殆君子養萬民而不窮者乎。然詞曰改邑不改井者何也。二五剛而得中也。剛則德性堅定而能持中則充養純粹而善守所以成憲是遵也。然其要在敬勉而有常。汔至亦未繙井功尚未成正當兢持守者于此而敗其瓶則前功盡棄所喪多矣。是以凶也。此法之當守而又不可不敬以底其成也。首節釋井之名而因及其用。井養句在治道上講更冠冕有在井上說者亦可。井是有源之水。凡无源者其用易窮。有源者其用无穷。一說巽木乃汲桶之衣剛中主君臣言。  
蘇紫溪主學問說井是有淵源學問。剛中是天德之剛渾然在中正學問淵源居安則資深往來井正是左右逢源之妙。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夫井養萬物而不窮君子養萬民而亦不窮焉。澤壅而不流則窮即流而必自己出亦易窮故既慰勞之以君養民又勸勉之使民相養如是而澤之周也亦猶井養之无穷矣。

勞民者制田里教樹畜也。勸相者有无相通至相賑恤也。四字不平勞之不已又從勸之要見愛人无己之心容保无彊之治。六爻合旨。馮文所曰道之成也必成于出故井以出為功也。初之无禽泥蟻之象也。遯世不見知之際也。二之射鮒浮沉閭里之際也。少有所見者也。三之井渫潔其內而可食也。四之井甃飾其

外而可汲也。所謂修身見于世而猶未用也。五之井冽寒泉則志高行潔用之上矣。而所食猶未廣也。至上六之井收勿幕則已推其美。群利其有。博施而有常。非若此也。夫井之成于德也。有遜世不悔之精神。則有萬物之養。君子之養天下亦在養其德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為泉。六則陰柔也。上出為功。初則居下也。德不足于已。功不加于民。此明主不賔衆人共棄也。故為井泥而不可食。為舊井。雖禽鳥不嚮。而况人乎。初之无体无用甚矣。即舊井无禽。甚言其不食耳。德不足用曰不食。為世所棄曰无禽。胡雲峰曰。井以汲而日新。泥不可汲。是為舊井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泥不食者。以初六居下。是人品汚下也。故舊井无禽者。為時所舍而不用。又誰尤哉。

徐進齋曰。人品卑汚。不可強于為善。无用于世。為人所棄。觀此可自勉矣。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陽剛有泉而上。无正應。則汲引无人。下比初六。則彙沍无助。故雖經綸素具。聊足道腴自潤。而澤不及民也。取象于井。則為井旁穴出之水。僅餘下注于鮒。取象于汲井。則如甕之敝。而

二象不  
可對九  
二在泥  
之上非  
為下不  
為井而  
後為谷  
故僅、  
下注安  
能上行  
也

水漏于下也。欲井養不窮得乎。

時說二句俱作功不上行之象。愚見下比初六宜象井谷射鮒功不上行宜象甕敝漏蓋九二本有泉者但因上无應與故下比初六是恩僅施于仰流煦沫之人或閭里鄉黨之

射鮒无與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谷射鮒非德不足則无應與之故也。此德不能自達以澤

百姓也。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

九三以陽居陽具濟時之畧者也在下

不被澤徒使輿論興嗟知已稱屈而已猶井渫不食每令人心惻耳惻之者何以三本有可用之德惜乎不遇王明耳使遇王明必將舉而用之君民並受其福矣豈終不食已哉乃今可用不用如之何不使人惻也

司用以  
下皆測  
之詞

重可用二字胡氏曰行道之人為我而心惻此水可用汲而不汲也末二句正設為此詞槩見為我惻之意有以首二句為惜之下二句為期之亦可從大抵君子不患時之不用而患德无可用在在我何憂王明不遇哉承養曰不曰明王而曰王明者惟明者能知其才德汲而用之也故曰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傅說岩野之胥靡蘇子瞻曰是井則

非敵漏之甕所能容矣。故擇其可用汲者曰孰可用者哉。其惟王之明者乎。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不食豈獨同儕悲之。雖行道之人皆哀其窮矣。此未遇明王耳。苟遇求賢之明王。則身用道行。何君民不受福哉。

行者皆惻我安得不惻。此以見人心之公也。敬承曰求王明受福決詞也。此井渫必汲之寔理也。受福受三之福。三井渫可食所以為福也。井不渫誰為惻者。王不明誰為汲者。二則惜其無與。三則望其王明遇信有時哉。

九四井甃无咎

四雖陰柔不泉而柔得其正為能反身自治不混于汚象為井甃不失為清修也无咎。

甃所以樂泥而  
遠泉也  
不必入  
力不及  
物意

程敬承曰甃者甃而脩之也。井而甃矣則舊井完而新矣。六四柔得其正近承九五之君巽水上水之始能甃而治之修而潔之則无汚壞之咎。无汚濁不食之患而將有汲引上出之功矣。井道有体有用井甃所以立其体也。胡氏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二之谷也。渫與甃其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立行可曰三在内卦渫井内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潔其汚。盖不渫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内外交修之道。

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甃无咎以其自修如備井也所以无咎

井甃是就已成說備井是原其工夫修有除去不潔不使晚已意

洪慶山曰四在水俸矣而又有待于修何也四不患无水而患

无井四井地也井修則水自出而澤物之本自存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五有陽剛中正之德是人君淵泉之性純于豫養心源粹矣象

井之冽而可食也由是以天德為王道盡人而含膏飲醇矣不

猶寒泉之食乎

陽剛中正俱以德言有此德則井冽矣自在已言曰井冽自及物

言曰寒泉寒即冽也潘雪松曰冽清潔也水清則潔而寒故曰

寒泉動于下者也九五之寒泉即九二之所出也三滌之四甃

之皆修德以待汲九五是明王在上井冽寒泉乃得汲而為人食

所謂並受其福者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後

濁而温故言寒泉以表潔也胡氏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

修井道全矣所謂井養不窮者正在此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之食者由有中正之德故井養從心源而出也

諸子相曰象獨提中正字謂陽剛為泉陽剛而又中正所以為泉



之寒：故食也專以君德言不可說位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无吉

上六雖非陽剛然當井道上出坎口不掩之時能普勞民勸相  
之功大井養不窮之惠聽民取之而勿禁也象為井收勿幕此  
大善而吉之道也可襲取能哉必其實有惠民之心而淵泉之  
德靜深有本故能時出不窮如井收勿幕而元吉矣使非有孚  
則出之无本施之易竭何以得元吉哉

劉濂曰井道成矣收者收繙收瓶汲之終也勿幕者坎口不掩公  
其利也有孚者井中實有孚有常而不變源而不窮也說  
主大臣說鄭孩如曰上六以五為泉五之寒泉食者上之勿幕為

之也大臣能導君利布下承流宣化之象坎体中實為孚正指五  
爻君臣一体五之孚即上之孚乃水之性也葉爾華曰主澤多  
為近習有司所蔽收而勿幕即是元吉王道本于誠意也一毫不  
實便與天下不相流貫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在上則恩澤與天地同流矣非養道之大成乎  
曰大成見非小補也潘氏曰井道貴上也上則水出乎井澤濟乎  
物成井養不窮之功故曰大成 胡雲峰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  
見井之用在上不在下上六陰柔非泉也而有收之象上也初  
井泥為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由修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

則井之功愈大。邵國賢曰井至于深君子修己之極也井道之小成也井至于收君子及物之極也井道之大成也

革 離上 巽下 鼎 離上 巽下

陸庸成曰前為家人睽由合而離後為革由變而定故四卦反對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鼎俱有文明之義故皆以離為上下而兌巽迭處焉離為火之遇澤則熄出于木則焰

革 離上 巽下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卦象有物理人情之革故名革夫人情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一旦變革人未遽信必待已革之日事久論

定然後人心始孚甚矣革之難也然事有必革即一時未信何恤哉要在革之當耳必其于俗便可惟之皆準而元亨又必元亨者于理協可垂為正常而利貞然後為人所信而革之悔亡矣

主變法說已日乃孚就是所革皆正者若非正雖已日亦不能孚此元亨與他卦不同言所革可通行也悔亡即已日乃孚也蘇氏曰悔吝生乎動悔者革之所不免也特有以亡之耳由革之盡善也子產為政民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其政既成民歌之曰子產其死吾其嗣之是其驗矣

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何以名也水上火下勢各相勝而相息中少二女志各相戾  
而不相得物理人情皆有革義故為革詞曰已日乃孚何也  
蓋人情駭于改觀必已革而後人信之也夫革何以得人信也  
卦德內離文明既能照徹義理外兌和說又能不拂時勢本文  
明之德而行以說道斟酌調停自然大通而至正矣以是而革  
則所革皆當天心當民望其悔乃亡此所以信也極而言之  
天地以成化工者此革也陰革乎陽革乎陰而後四時循環  
焉聖人以成世道者此革也湯革夏命武革商命而後天人順

應焉則革之道乃時之所趨不得不革耳時未至天地聖人不  
能強革時既至天地聖人不能不革之時大矣哉

首節睽上火下澤特性各異趨耳此則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  
燃則水竭有相害之勢矣故曰相息睽二女同居中上少下特志  
各異歸耳此則少上中下倫序有乖且成仇隙則有相害之心矣  
故不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所以變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天  
下事苟不至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輕言革乎  
二節重文明以說句所以革而信之者文明以說也下面亨止革  
而當悔亡皆根此句來故曰有湯武之德而後可革桀紂之命  
張氏曰致其孚者在已日之前驗其孚者在已日之後

三節重時字。搃見天下事到大壞極弊時。不得不與更始。革非聖人意也。時也。時之所在。即大亨以正也。天地之變。運祚之移。不過一革而已。革不過一時而已。故提出時字。以贊其大。馮氏曰。時勢所至。即義理所在也。義理所在。即天地之心。天下人心也。天地革而成時。聖人因時以革。而順天應人。惟其時耳。游讓溪曰。時之所極。不變則窮。道之既墜。不續則絕。此革之時。所以為大而天地聖人莫之違也。楊敬仲曰。湯武之變革。即天地之變革。變革而不與天地相似。則失所謂變革之道。三才一體。動靜一體。人情事變一體。事變無窮。即四時之變通。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貞。元亨利貞。乾道也。上經惟隨。具之。下經惟革。具之。變革也。明

革以天耳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水決則火滅。革之象也。君子以天道人事。關乎四時。乃變革之大者。于是制曆書以明之。推日月星辰之度。以考中氣節氣之分。步盈虛消息之數。以定二分二至之候。予以明夫四時。則在上者。得以敬天勤民。在下者。得以因時起事矣。治曆正所以明時。曆氣數之書。時即春夏秋冬也。由遲速以定推遷。由積分以考贏縮。有晦朔弦望之序。有分至啓閉之期。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氣朔不差。寒暑不忒。皆明時也。李西溪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歲者一歲之

也。曆子成而。明以故。時治君時半。

革曆元者无窮之革。

六爻合旨

金波白曰下三爻時未至者也故初鞏用黄牛二必

已日三必三就上三爻時已至者也故四改命五虎变上豹变革

面初革之始得已即已不敢輕革故曰不可有為上革之終革道

已成則不復革故曰居貞吉紫溪曰变革之事重矣事出于急

遽則先後易舛權制于獨任則謗譏易興慮不顧後則為鳥喙之

食計不便民則為治絲之棼聖人蓋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

順之亨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鞏用黄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

則有孚改命而不殫其勞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孚必已日而不

求其速至于圖回周密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

徐以觀其成焉聖人之慮何其難而令終何其久也後世商君之

革令行于棄灰安石之革利竭于手實其始也无已日之孚而其

究也為莫大之悔矣

洪亮山曰革有相息相生之義其未革也在上者不可忽于所易

故其有孚也由已其已革也在下者不可使之苦于所難故其有

孚也在人已日乃革言三就有孚是不敢忽于所易故先言革

而後言孚有孚改命未占有孚是不苦于所難故止言有孚而不

言革由革而改由改而变淺深難易以次相及而革之道成矣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

初當革時若可革矣然居初既无權无應又无助此一命小臣

不可輕議革也。惟中順自守而已。象鞞用黃牛之革。

革而不當，非中也。革而以驟，非順也。而新說謂黃牛指二也。黃牛

之革，亦以變革言，非謂皮也。唐疑菴曰：革之君雖在五，而二實

主革者。蓋六二文明之主，柔順中正，順其時之當革者也。初居事

始，方在下位，非可有為之人。又未當已日之孚，但固守以用二之

中順，不敢用剛而妄動也。取象離為牛，黃謂二也。離初炎上以

麗乎二，故固守也。

○象曰：鞞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鞞用黃牛，非畏事也。蓋時勢不在，不可以有為也。

革之時，人皆喜于有為，故以不可戒之止其好動之念。陸庸

成曰：革之始不可輕動，故取牛之中順。革之終可與樂，故取虎

豹之變。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中正文明，有革之德矣。上應九五，有革之權矣。可遽革乎？

未也。猶必從容詳審，至于已日，然後革之。以是往而革也，有更

化之吉，无紛更之咎。

已日，與彖傳不同。言事議革矣，且姑停一日，再加詳審，蓋寧遲緩

无急遽也。然詳審而未嘗不斷，故曰无。胡雲峰曰：卦曰已日，乃

孚，爻曰已日，乃革者，君之革不待已日，其所革已日而後孚耳。臣

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已日乃革之。取象曰：離象離日，方中。

蓋未已也。故未可遽革。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惟已日革之，則思出萬全，推準動化，有嘉美之功也。要在慎所行耳。嘉字從已，日看出行即止也。嘉即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是恃才過察，躁于革者也。以是而往，必有凶矣。雖事在當革而正，亦不免于危厲。蓋由躁動无以信于人也。然其時當革，所病者不審耳。若能不恃剛明而熟思審處，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人心見信而可革矣。

貞厲甚言其凶也。革至三而言就，未即變改，故曰言三。三只是詳

審不必泥定三次，然後成就。或曰三就是詢謀僉同之意。取象

三者自初歷二以至于三也。

程猷可曰：二三皆征也，何吉凶異哉？審而後征則吉，故征吉在已日之後。征而未審則凶，故征凶在三就之前。革固貴審不貴躁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詳審之極，亦可以止矣。又何往哉？

彥陵氏曰：革之弊莫大于輕躁。聖人往以詳審致戒，然已詳審而復遲疑不決，則緩以失機矣。曰行有嘉，曰又何之，皆勸其斷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四以陽居陰，承巽襲震，不无悔者。然由離而兌，時當革矣。剛柔

中是去  
改也改  
是去故  
而改新

不偏又革之用。所革皆當其悔可亡。然天下有改革極當而君  
或以疑民或以駭未孚故也。又必以吾心之誠孚于上下。然後  
更改命令而百度維新矣。吉。

彥陵氏曰。凶爻先言悔亡而後言改命者。聖人慮當事者托言于  
悔而生規避也。夫人臣自信止此為國為民之心。此念既真上下  
自必見信。即改命亦何害。豈可避其悔而坐視不改乎。林氏曰。  
已日乃孚。之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在革前。將革而謀謂之言。革  
而行之謂之命。改命直改行其所議定者。虛齋曰。悔亡但不  
垂事。体不拂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去之。而永收來日之功  
也。

胡氏曰。下三爻方欲革者。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已革  
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至鼎則曰。巽命。革而後可改。而後可疑  
也。爻在離。火兌澤之。交其夏令。改為秋令之時乎。自三至五。皆言  
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故也。五積孚之素。故  
未占有孚。

一說。本義又必有孚。又必字反多一轉。四以陽剛居悅体。原有悃  
誠。諒于上下之意。悔亡有孚。宜一直說言革而當。則悔亡而人信  
之矣。改命而如是也。吉。蓋改于革言三就之後。不待別轉而後孚  
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此說有  
字與三  
有孚同



○改命而吉。以四欲革之志。本在于利天下。故上下信之也。重志字彥陵氏曰。志在幽獨之中。毫不可欺。此念果然。自信得過。則矣。地見諒。况一体者乎。曰信志。欲四自來之心而已。

看占字  
具象義

○九五大人虎变。志占有事。五為革主。當順天應人之時。陽剛中正。有自新之民之德。蓋天下之大人也。故革命而有天下。創制立法。煥然改觀。象虎變為天下信之。又奚俟占决乎。吉不假言矣。

此如湯武革命者。虎变如制度一新。宇宙改觀。不徒新位已也。占是占决之占。非象占也。未占有孚。信在事先。非苟得而倖致也。潘雪松曰。变者革之成也。大人盛德所致。天人集命。動感变化。豈

侍占决而後。天下信從哉。未占有孚。言其誠也。真誠素結。盖有為之本矣。此所以為大人之革也。胡氏曰。占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乾龍革。虎大人一也。堯舜揖遜天下。見德故曰龍。湯武征伐。有威存焉。故曰虎。鳥獸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毳而潤澤。是離夏革為兌秋。故以虎變為大人象。兌五與離二相應。是文明之氣。自內而達外也。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大人轉移世道。如虎之变。則禮樂昭明。人文宣朗。其文炳然于天下矣。

文炳者。煥乎其有文章也。彥陵氏曰。湯武本征誅而得天下。聖人

不欲示人以隙故諱武而言文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凶居貞吉

上六革道已成重熙累洽之時也故在君子則遷善敏德而光輝外見如豹之變在小人亦畏威遠罪而革面從君治至此復何為哉故征則躁擾而凶居則得正而吉利于安靜而已

既革仍  
渡歸於  
先為典  
筆用黃  
牛同止  
寸不動  
之虞可  
見革非  
得已也

上六從陽以革者也九五移風易俗作成而變化之故豹變革皆虎變文炳之為章于天下者革道成矣天下事未革患不善革已革患不善守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既已革當靜正以自居彭山曰三之征凶未革戒其輕動也上之征凶既革戒其輕動也革道貴貞彖詞大亨莫利于正六二中順貞之則也九三則

貞而厲終爻又勉之以居貞居貞吉垂拱而天下治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豹變是鼓舞于文教而道德積中英華發外小人革面是前之頑梗已為順一惟上所從也

蔡氏曰文炳之文昭于天下禮樂風化之類也文蔚之文止于一身言動威儀之類也虎文踈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

或曰風從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故取象別也革面時說皆謂不能革心若心不革何以有孚順字即是孚也項氏

曰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蓋小人易向遵王之道矣  
觀六爻益知聖人慎革也初戒革之早二戒革之專三戒革之躁

四戒革之疑。上戒革之過。惟五則无戒辭。以其為革之主。所謂大

亨以正。革而當。順天應人。革之時者。惟五得之。

鼎元吉亨。

六爻有鼎之形。二象有鼎之用。故為鼎之重器也。人主而能奠  
鼎。為革命之後。創立新制。法物以養天下。則治化大行。億萬載  
之業在此始創矣。元亨。

有以定鼎言者。有以保鼎言者。觀上卦以離火革兌金。而鑄物象  
以成鼎體。則宜主定奠言。而木火為鼎之用。在人事則為經綸以  
調變之耳。元亨。根調變來。但時說多從保鼎說。則元亨者。謂保鼎

于无虞。天命永疑。人心永戴也。

讓溪曰。彖辭曰元亨者。二卦大有乾在內健也。鼎巽在內順也。其  
離明之德同也。居上克明而健順之資皆足以善治。故皆曰元亨。  
鼎曰凝命。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全彖合旨。

鼎重器也。惟德可以主鼎。巽聰明柔得中。皆德也。而

柔與得中。又根巽聰明來。聰明又根巽來。蓋惟心思沉潛。深入乎

義理。然後能明目達聰。成其聰明之德。不然。心不細入。而理稍未  
徹。則人情世故。有所不通。而耳目蔽矣。必不能溫柔也。居君位有  
忝也。必不能虛懷也。賢臣誰為我輔也。安所得元亨哉。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鼎重巽  
和是

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何取哉卦体初陰下峙為足二三四陽中實為腹五陰對峙為耳上陽橫亘為鉉有鼎之象也卦象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有鼎之用也故名鼎然豈可以烹飪而小之哉夫聖人主鼎上凝天命有享帝之典下維人心有養賢之舉然享帝用犢養賢用饗殮牢禮皆用鼎烹之而後可將其誠敬鼎之用大矣哉是鼎也惟有德者主之卦象下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是遜心觀理而耳目聰明之不蔽其德盛矣且卦變陰進居五是微柔之主居尊應天德之凝而鼎命維新也且卦体得中應剛是純心之主虛中下賢德之感而鼎祚有輔也以是德而主

鼎所以能奠鼎之重蓋鼎之用而為享帝享賢之令主也是以元亨

首節見鼎之重而主器甚不易也享帝享賢不可平對惟有鼎者能享帝然享帝亦為主鼎設也此非重鼎重主鼎也蓋聖人所以凝承天命至重也器不可无輔惟養聖賢以佐重器則天命永而帝可常享其鼎固矣

二節通節重德舊說分德位輔三平者非又有重德輔而位邊不重以下二句與上句對者亦非柔進句重柔字上行不重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所受之

實位不正何以疑所受之命故洗滌以正其內端拱以正其外  
无時无地而不正于以疑乎天命焉

正有端莊安重意位非徒君位有君道在疑有安固不搖意正位  
所以疑命也巽順聰明得中以修其身者是正位之謂也

房玄齡曰鼎者神器至大至重象人君大宝之位天所命也鼎  
三足而正立有三才定位之象陸庸成曰湯武革命湯以頌謔

疑之武以敵勝疑之故正位者正吾心之位也鄭氏曰革以改命  
鼎以疑命即疑其改之者也蓋變革之後當端重以守之也知改

而不知疑則天下之亂滋矣取象正位象離為聽政之位疑  
命象巽為命

六爻合旨

項郊曰鼎之器難全鼎之用難妙在初有顛趾之患

二有寶而我仇之疾三有雉膏而鼎耳革四任重大而憂覆鍊惟  
五黃耳能舉鼎之重至上之玉鉉始能全其器而盡其用故曰大

吉无不利嗚呼難矣此无他也不知器之重而正位疑命之意微  
故難如此汝吉曰舉鼎在耳鼎之主也安鼎在足鼎所載

也陰卦貴陰當其虛有鼎之用矣抑初柔失用二比之為疾四應  
之為覆終殘陰也五柔得中三越之為耳革上舉之為鉉玉貴中

也經綽曰鼎初滌濯二三四有寶矣于是鉉舉耳以行荐之而  
鼎之用盡于此

揚止菴曰六爻皆以行為善鼎器本止而后能行苟不止而驟

行則亦未能行也。先儒曰：鼎貴靜也，亦貴正也。所謂天下大器，惟始之以靜正，而后動行，斯正也。

李西溪曰：全体一鼎，分上下体為二鼎，上体之鼎有兩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体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四賴初為用，猶鼎賴趾為安，而陰不勝任，以致四之覆餗，然因其有負于四，而儆戒震動，以去陰柔之否惡，象如鼎雖顛趾而出，否未為不利也。此與得妾以其子者，何異？天下之因敗為功，因禍得福者，大率若此。舊染之污，不足為累矣，何咎。

此爻與九四相形，顛趾出否，應四之象，得妾以其子，又顛趾出否。

之象，見因敗為功，不可以顛為不幸也。取妾為室于禮，顛矣而圖得子，顛而利也。讓溪曰：下之于上，甚无樂乎其苟從也。曰：出否者，所以正初志而勸徙義也。

胡氏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鮒。鼎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取象在下，趾象應四，趾而向上，顛象初陰妾象，巽下伏震子象。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顛趾似悖臣道矣而實未悖也何也失于始自改于終所以利出否者正以舍舊圖新從乎可貴之德而不負所托故未悖也

未悖句且虛從貴正是未悖從貴者應四之象取新者從貴之義然只重取新不重應四舊不出新何由納傳曰去故而納新馮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易以陽為貴陰為賤

蘇子瞻曰夫鼎聖人所以正位凝命烹而熟之至於可食而後已苟有不善者在焉則善與不善皆烹而並熟而善者棄矣故及其未有寔而顛之以出其不善猶為未悖如待其有寔則夫不善已汚之矣夫顛趾而出否盡去之道也盡去之則患

於人也責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考其素鼎以出否為利而擇之太詳求之太備天下無完人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從其子之為貴則其出於妾者可忘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二剛中經綸素豫鼎有實之象也二五正應而密邇初陰不幸為小人迫求之初乃我之仇而為我之病者二能剛中自守小人自不能近焉則德不虧而用有餘輔鼎凝命皆由之矣吉葉氏曰初陰方求比暱聖人直指以仇則有疾之可使即乎兩着我字明二自為主也不曰使之不我即而彼自不能即所謂不惡而嚴欵怨偶曰仇不善之匹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有實則天人上下所同恃以為享者也宜慎其所之而愛吾  
鼎也惟慎所之則雖我仇有疾自不能浼終无尤也

慎所之恐其能即而陷我仇之疾也六五都舉鼎之柄二當慎所  
之以從正應不可二也我仇有疾何能為我尤哉大抵有實德者  
往自恃而忽意于小人故教之以慎耳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三為鼎腹上承離体本有雉膏者也然舉鼎在耳行道在君而  
三越五應上是舍可事之君從避世之士道无由行雖有膏澤  
不得下于民也故為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之象固有悔矣

幸其得正非果于忘世者苟能以義自守則明良遇合悔可虧  
也且革者續塞者通而雉膏見食也終吉

器本  
而用  
貴其  
行其  
塞則  
无為  
貴矣

鄧伯羔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以耳鼎耳革失其耳也失其  
所以行之具也故曰行塞傳曰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  
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兩方而且  
將兩也言五與三方將上聰明而下巽終必相得故吉 取象五  
為鼎耳卦下巽上離三四乃變革之地故取革象離為雉此巽也  
而稱離象見九二鼎中之實乃文明之腴六五文明之主所以資  
者紀聞曰顛趾為四而顛也折足為初而折也耳革為上而革也  
相因而取者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鼎耳革則不仕无義矣

讓溪曰鼎與井之九三皆陽剛得正居下之上而五非正應在井則潔而不食在鼎則行塞而雉膏不食其剛之蘊不得施用同也

其義也方兩虧悔陰陽相求而和是君臣之相求其道一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四以大臣任重公餗賴以維也宜求賢勝之乃下應初陰委任

匪人至于敗乃公事如鼎折足覆公餗烏罪无所逃宜不免于

刑渥矣凶

初者

初未有寶故顛趾則出否而利四有鼎寶故折足則覆餗而凶

蘇子瞻曰鼎量極于四其上則耳矣受寶必有餘量以為溢地四

則溢而覆矣顛可正也覆不可復也李鼎祚曰餗雉膏之屬也烹

以享帝養聖賢非造其私故曰公餗此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

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大臣任重固以匡扶重器自許今負托取敗于向者自許之信

竟如何也

信如何此聖人善感動人處四只任用匪人而周公以法論孔子

以理論四之罪，真无逃矣。  
程敬承曰：三之耳革，雉膏无用，失君臣之義。四之足折，公餗盡傾，負生平之信，夫信義之于人重矣。失義與信，則上負大烹，下負吾  
鼎，恥也。罪也。故聖人提此二字以喚醒人。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是純德之主，弼以賢相，猶鼎黃耳而  
貫以金鉉也。正位凝命，不假言矣。但利于任賢，勿二，始終无間  
而貞固焉耳。

離中言黃，昼中虛而對峙有耳之象。金象九二之堅剛耳，所以舉  
鼎者，中色黃，故曰黃耳。鉉所以貫耳者，陽質金，故曰金鉉。程敬

承曰：耳惟虛故能受耳，黃故能納剛。正以自舉也。利貞，戒詞或

者為陰柔設耳。取象利貞，貫鉉將行必正，乃无傾覆也。或云

鉉在耳上以舉鼎，上九之象，非二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五曰黃耳者，言其虛已之誠，出于由衷，非矯飾襲取之所為也。  
中即行中之中，在任賢上見，不可如時說以執中之中言。中德至  
于充滿積實，未發為實體，已發為實用也。云云。

一說：唐疑菴曰：五无實，以其中下應九二之剛而行之，以二之鼎

實為實，故曰中以為實。蓋五之耳本為行實而設也。鄭氏曰：耳

虛而鉉實，鼎非鉉无以舉耳，非虛无以受鉉。之實耳之虛中

此說更

受之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佐五以出治猶鉉貫耳以舉鼎也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是  
大臣出治不吐不茹正直與忠厚並行也玉鉉之象則猷為盡  
善相道得矣推準動化相業偉矣大吉无不利

李西溪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矣  
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体柔故貴剛上体剛故貴  
和離火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為貴也

蘇子瞻曰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于鼎盈而憂溢耳炎而不可  
舉非玉鉉不能此鼎所以養聖賢也 鼎以上行為成功故兼吉

利所謂大烹舉而仁賢在位馨香達而帝命用休也

易述曰井鼎用皆在五成功皆在上故井上元吉鼎上大吉皆以  
養為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居上而曰玉鉉何也蓋剛而節之以柔與王之溫而栗者一矣  
故象玉鉉也

爻言相業象言相德然雖言德亦在治理上見葉氏曰主鼎者柔  
而中輔鼎者剛而節君相一德可以奠鼎于不傾矣

一說陸婁東曰五耳也虛以待鉉柔以內剛君之聖也上鉉也剛  
以為質柔以為用臣之節也君於臣惟恐其有所畏難而直不盡

故曰金臣於君雖致其直而恭不替故曰王

震 三三 震上 艮 三三 艮下

陸庸成曰震起也艮止也文王卦位起于震而止于艮然上下皆震獨初爻為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于始也上下皆艮獨上爻為艮之主而義不及三者止必要于終也動不于最下則無力止不于最上則未至故震陽最下者獨吉艮陽最上者獨吉

震 三三 震上 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一陽始生有震動奮發之義二陰皆震故名震是長子主神器而震動不寧也危者使平有亨道焉震亨何如蓋无事之時常

未以平 時若震 之來言 有謂與 註不合 以當交 之未時 言者非

若震來而虩極其恐懼則足消未然之患笑言啞啞而安樂自如矣雖有變故之大如震驚百里然心有定主事有常度不至失其所主之重也猶主祭者不喪其匕鬯焉震之亨也如此震有二義有變故之震有人心之震無之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

個相連做一串說下來震驚二句只是足笑言啞啞一句易述曰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常自戒慎恐懼而不能已象震之來而虩然不安寧此真陽之動所謂帝出乎震也震動而懈慢怠弛之氣皆消自然精神疑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啞啞之象笑言啞啞即在震來虩之內是于震動中得寧定之精神也

平時養得寧定。臨事豈復震撼。即震驚百里。變莫大焉。而能不變。七鬯。神明在念。七鬯在執。與奏格。无言同也。有主故也。故曰震亨。七舉。鼎實之器。所以載牲而升于俎。鬯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

降神。震為長子。主器。故有奉七鬯以祭之象。蘇紫溪曰。主祭者誠敬于未祭之先。則中常有主。故不以震驚而

全錄合旨

全錄只完震亨二字。洪覺山曰。驚非為福也。動心

修身以求吾心之天則耳。則法也。福之實也。震驚百里。不喪七鬯。皆所以為啞。而有則者。亨之道也。

象曰。震亨。震來虩。恐致福也。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遠而懼迩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而曰亨者。蓋國家安危。係人主一心。能震動則必亨也。震來虩者。蓋福生有基。恐雖非福。乃所以致福也。笑言啞者。者

蓋恐懼之後。觀變已精。應酬自有法則。故得從容安樂。言笑自如也。又曰。震驚百里。言大變之卒。臨遠近人心為之搖動。

猶雷震而驚遠。懼迩也。人情當此易喪。所守乃主器。長子獨能太然无失。如不喪。七鬯焉。則持重之德。真是主持重器。故出其

德以守宗廟社稷。而神靈有所憑依。可以為祭主矣。此震則必亨也。

恐致福。此猶未致福。惟恐可以致福也。此句最重。以下後有則及

為祭主正是福。

震驚有指天變言亦可

有則是以雖有意外之變而出吾疑定之神以當之可以不喪七  
鬯九廟之靈賴以安妥而為祭主也。可為祭主是解不喪七鬯之  
意原无脱。出是長子已繼世出而為君者非許其將來也。玩一  
守字見宗社幾危可以出而奠安。易以乾為君象震為太子象  
成其為子則君矣。震之惧所以法乾之惕。震之動所以法乾之健。  
能動則健矣。長子將成其為君以主社稷之重可不惧乎。故曰  
國家之安危在長子。取象震固雷象外卦為遠内卦為途内外  
皆震是驚遠惧途象。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聲洊至震之象也。君子以變故之來皆人所召故心存恐懼  
而修飾其身思省其過乃以彌天變也。

又謂君子无往而非敬天非因時而始動也

此君子以震自治也。天威洊至聞者莫不恐懼而君子不徒恐懼  
必以修省繼之者所以盡畏天之實。无非為宗廟社稷圖安計也。  
重修省邊恐惧而不修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即臧膳徹樂  
亦文而已。何以曰天心也。雷連聲曰洊恐而又惧修而又省皆  
荐雷重震象恐惧即中庸戒謹恐惧也以心言修省以事言恐惧  
所以修省也。有以恐惧修省俱以心言者。  
淮海曰君子一生功夫只是恐惧脩省四字。恐惧非惶惑也。修省

非矜持也。小心翼昭事上帝。自此心之不放。曰：恐懼自此心之不違。曰：修省可謂奉天矣。

六爻合旨

蘇紫溪曰：震義有二。有震于事者。有震于心者。夷狄患難之變。在事不在心。戰兢惕厲之實在心。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是故尸居龍見。淵默雷聲。君子觀之。震也。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君子啞之樂也。此謂震而亨也。

汪都山曰：恐致福一句。是一卦主意。大要先事知戒。斯可免臨事之憂。臨事知慎。猶可免後事之失。卦之震來虩。初之後。爻言啞。啞與震不干其躬。于其鄰。皆震于先事而懼之于始也。二之勿逐。自得。三之震行无青。五之无喪有事。皆震之已事而慎之于終也。

四之震遂泥。不能先為之虞。不無後為之防。何以恐懼而致福哉。然君子之震慎。非昧于禍福利害之謂。畏天而已矣。恐懼者。畏天之實心。修省者。又回天之實事也。如是。雖天有卒然之變。而吾存之有主。養之有定。必不失所主之重。真可守社稷宗廟以為祭主。祈天以永命矣。

項氏曰：初四爻乃震所以為震者。震動之震也。二三五上四陰爻。乃為陽所震者。震懼之震也。震六爻皆以震發端。除九四外。皆有善終之道。所謂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也。

初九震來虩。後笑言啞。吉。

初九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是平時能虩。然恐懼修省也。始于

憂勤終于逸樂。笑語自若而吉矣。  
此一爻足當全卦之義。故爻詞與彖同。而以吉贊焉。增後字表初義也。初字最重。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後有則也。  
解與彖傳同。但彼以君道言。此以君子言。須知初之致福。慎于始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二乘初剛。是以柔弱而當強暴之憑陵。震之來而危厲也。勢之不敵。如彼何哉。為二籌之惟有退避一策。可以圖存。但當棄其所有。遠遷以避其鋒。而勿與爭。則中正之德。可為善後之圖矣。

是始也。如喪貝而躋于九陵。勿逐其終也。所喪者不求自獲。七日得。

此如太王避狄。迂岐而終能存周。沛公避羽。就漢中。而卒以入關者。初為震主。剛動上奮。銳莫能當。危可知矣。億是籌度也。係吝不避。非也。避而不遠。非也。喪貝與不喪。七豎相反。九陵遠避象。程敦承曰。并高遠避。是順而退。非迫而逐。此所謂善承震善處震者。其喪也。乃所以為得也。勿逐。當連上為義。是緊關字。中正自守。正于勿逐。處見得七日得。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七數二中也。臨川曰。有墮甌。勿頽之達。當有珠去。復還之喜。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勿逐連上句讀極自然



震來厲二惟乘剛故厲也豈德不足哉

○六三震蘇、震行无青

六三居陽不正是履災危而猶不知恐懼修省者馴至變故愈迫而精神意氣消沮渙散為震蘇之象是其青也皆由平時不知警惕以至此耳若能震奮其行而恐懼修省焉則危可使安无復蘇之青矣

人心正則壯不正則蘇三以不正遇震故蘇也蓋中无主而不自振矣斯時也若无變計遂為禍患所縛四之震遂泥是也若有變計始能處乎禍患震行无青是也行字重即恐懼修省也震而不行亦徒震耳人于震蘇之時只振奮激發有改圖之意便

謂之行便謂之无青潘氏曰此初九之餘威而三受震之益也皆由内出内自修省故得无青震蘇震驚之震也震行震起之震也二中正勿逐而自得三不中正能行則无青

○象曰震蘇、位不當也

何以震蘇、哉由其處位不當行之不正也所謂安危利災樂所以亡者耳

○九四震遂泥

震剛德之首初以剛居剛震之所以為震也故震而亨矣四亦震主而失剛不正陷于重陰之間是溺于聲色利欲不能自拔

者也。安能免于泥乎。終沉淪而已。遂无反之意。處危懼則莫能守。欲震動則莫能行也。震道亡矣。一味沉溺到底矣。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剛處動，本有光亨之理，乃失其剛而致遂泥，豈復有光亨景

乎。

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汝吉曰：震行則心光亨。

并重陰而出。

瞻曰：三發當字，猶需之貞；四發光字，猶需之光亨。

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有事根  
往來厲  
則更憂  
熟慮事  
夕故能  
无喪有  
事此即  
多難興  
邦意

五以陰柔當震時，是才弱之君，履國家之變，往來皆厲，人情至此，易退避矣。五幸得中，既不躁率，以激變亦不委靡而失机，以此度之，不惟宗社未至淪亡，且可圖恢復而有事也。

五在重震之中，前震已往，後震復來，數經事變，无時不危也。與危而行為震往來厲，然雖往來皆厲，而九四遂泥之威，非若初剛上奮而如二之喪，貝五居位得中，陰中有陽，非二之純陰而乘初剛者比，故能无喪有事，盖六五處震之成，以柔居中，靜而有主動，而

常定，无所喪失也。事即恐懼修省之事也。惟有事，雖厲而亦安也。善處者，六五得之，不言吉而言无喪，得免于厲，即吉也。陸氏謂萬：曰億，无喪言萬，无失也。

下經會通 卷二 三十一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往來厲以陰處震才不足以濟變危與行會也此正宜勵事之秋惟中德以善其事而修省之密且能易危為安矣豈特无喪已哉

姚承菴曰震時以震動為中其事在中則必能震奮有為故曰大无喪周公因五得中曰億无喪有事夫子恐人不急于所事而惟觀其无喪故先舉其事申之言其事在中盡所以處震之道故大无喪也

程致承曰六二震來厲五往來皆厲五之危甚于二矣乃二則億而喪五則億而无喪何也二乘剛而五在中也二能退而自守以不妄遂為中故喪者自得五能震而有為以不妄動為中故危者自平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於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

上六陰處震極无才而遇大變者也故當震來而志氣索索然消沮瞻視矍矍然傍徨也以此而往中先自亂凶矣此惟不早圖耳誠能警戒豫備于震未及躬而在鄰之時何懼此索索矍矍之咎哉然終无應變之才從早防之亦不免意外之患如婚媾有言况不防乎益信防宜豫也

矍矍根索索來凡人驚震不寧則目之所視周章不定為視矍矍卦凡四陰皆陽所震為隣然一三五皆與陽比有受比之義上六

獨居卦外。不比于陽。有遠離事物。以免于震之義。故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四于上。同体有婚媾象。四震動而終連。及之勢。必至者。不可不畏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震而索索。由其中心未得。无所主而亂也。此必平時以畏勝之。乃得耳。所以雖凶无咎者。言震方在鄰。乃鄰所戒也。及此畏之。則畏在事先。有備无患。故无咎也。

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于其鄰。而于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也。畏鄰戒。非真有所謂鄰者。古人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皆畏鄰戒也。戒方在鄰。而我先畏之。則必不入于畏矣。此豫之道勝也。

通卦凡二十一震字。義各不同。存雷震之震。以雷言。實指天變。說有震動之義。卦辭震來及交。詞開首一震字。皆主變。故言而示人之當警。震行无咎。震不于其躬。二震字。則又主人之振動奮發者。言蓋雷震之時。宜有此震。盡人事以承天變也。

艮 三三 艮上 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上下皆止。故名艮。在人則天理當然之極。衆動于此。歸根。猶一身惟背為止也。有能止于理而不迂。如艮其背焉。則心

與止一。而止之外无心。心之外无物。由是静也。渾然天理宅中。而一切耳目口鼻之欲。不汨其真。見理不見已也。何有其身乎。由是動也。純然一理運用。一切聲色臭味之感。了不關情。見理不見人也。非行其庭。不見其人乎。動静皆定。内外两忘。反之人生之初。毫无愧怍。何咎。

功夫全  
在良皆  
上其  
延其  
帶過不  
待平對

此聖學得止之妙。良皆止于理而不迂。不獲非无身。獲天理所當獲。而不為有我累也。不見非无人。見天理所當見。而不為物交移也。蘇紫溪曰。人之患在知有身。夫身非離人。以為身也。知有我。即知有物矣。人非離身。以為人也。不能忘物。即不能忘我矣。一點胸中。全是物我二字。紛擾何以為止。惟良其背。則時有動静心无

動静。獲所當獲。即肝膽耳目。皆非吾有。獲而若无。獲也。見所真見。即人情世。了不相關。見而若无。見也。程敬承曰。良非離行為止。非絕人求静。于行庭二字見得。惟行庭而不見。斯真无人見矣。故彖言止便言行。

陸庸成曰。人之精神。動于意而逐于物者。皆緣所獲。因所見。以馳騖。有心不能无我。有我不能无人。故聖人忌言心。而曰良其背。寂然不動之本。体也。耳目口鼻四肢之發用。皆在面。惟背為不動。故以背取象。背雖不動。而五臟皆係于背。九竅百骸之滋潤。皆為之輸。是以无用為用者也。知其所以止之。則取象在背。而得理在心。不言心。而背之即心可知也。聖人明以心作所。而忌言心。活

也著認心不得。然誤認背亦不得。故以所代背。此以知背非背也。艮背非離身。但无獲身耳。亦非絕人。但无見心耳。故艮兼背以名卦。猶感去其心之謂也。

取象无心之感。為感反身而立。為艮。一陽陰在上。背象也。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背則无欲。故曰艮背。孔穎達曰。人所見者在前面。背則无見之物也。惟无見則不與面相對。故不獲其身。既不獲其身。則相背矣。雖近亦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卦名艮者。止于理而不迁也。然止貫動靜。豈膠于寂哉。行乎其兩當。行即止。乎其兩當。止也不外一時而已。時止則理與之俱止。為時行則理與之俱行。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動靜不失。其時。為則无欲。欲靜之心。亦无惡動。惡靜之心。隨時現。真纖无障蔽。其道何光明乎。此艮止之妙也。詞曰。艮其背。何哉。盖此理隨時隨在。各有當然之所。即其所而止之也。于卦何取哉。六爻上下。陰陽敵應。而不相與。有止其所之義。是理欲不混淆。應乎感而无與乎感也。是以一理為主。萬累皆空。内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无咎也。此止所為内外動靜。為之兩忘。一順其時而已矣。

全录要看得止字。與時字。道字。所字。合一。盖時在。即止之道。在即止之所。與道與時與止俱是一樣。聖人恐人枯守此止而墮于寂滅。故以時止時行發止之義。時止非止。時止則止。方是止也。時行非以行為止。時行則行。方是止也。時字與二則字何等圓活。行止不以時猶然。有行止心了。却不是止。行止在時不在我。此心原自凝然不動。方是真止。程敬承曰。良之義。非一于止而不行也。惟吾之真止不迁而已。真止之不迁。在我之起念不起。念不在行止也。惟行止以時而非以我。則因行因止。却无行无止。我曾不起念也。太虛中何意。必固我之為障。其道豈不光明。盧中菴曰。光明正是他止的景象。所謂湛然止水。瑩然明鏡空。洞之意。

只在內外兩忘。而此心澄然。无事上見得。若心寄于行止。則有所牽制。便不光明矣。楊敬仲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當其時。猶未為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為光明。而後為得易之道。

曰說謂  
有止之  
時有止  
之所非

良其止。字即背字。下所字。謂所當止也。非方所之所。與時非二。件止之時所在止。行之時所在行。時行時止。即止其所矣。非謂時無定而所有定也。有定即方所矣。上下作內外看。不相與。即從敵應者出。盖止非與應相絕。但有應。即有與。應而曰敵。只是主乎理而不牽于私。是以不見人已。而吾心光明之本体依然不失耳。

洪亮山曰。良其背。何以曰良其止也。人身惟背无動。故无欲无欲而止。是謂之止。其所是謂之上。下敵應不相與。凡八卦六爻皆敵應。獨于良言之者。蓋良之象。兩人相背而立。兩不相見。故无與也。初四不相與。故不獲其止之身。三上不相與。故不見其行之人。身止于內。不涉外境。事止于外。不入內境。內外兩不相與。各止其所。故无咎。要識得心學。原無方無体。玩一時字。可見楊敬仲曰。止得其所者。无所也。无止也。本无止。本无所。今曰止其所者。止于无所也。无所則无止。无所之止。真止矣。此由妙于時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兩山相峙。各止其所。艮之象也。君子以人心之動。起于思。妄動

起于越。思于是以之止。思焉非不思也。思不出其位而已。終日思終日。未嘗思時行時止。而實无行无止。一不動之体也。亦如山之止耳。

看位字  
妙

聖人恐人以不思為止。故說一思字。以見心之官。則思。但思不出位。即是止。体位是心位。止之所。不出位。即止其所。王氏曰。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鑑之照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為。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心之用。无思則沉空。有思則逐物。无思而无不思。无思而无思。千聖之絕學也。質卿曰。思自有本位。從本位而有思。則自然。時止時行。而動靜不失。劉調甫曰。不出其位。以時為位也。是故能六位時乘。時行時

不出非  
不顧乎  
外之謂

卷七  
三十一



止于无位之位也。其思亦何思何慮之思也。

六爻合旨

蘇紫溪曰：易之感言感也。艮言止也。咸非徇物止非

坐定要之于理而已。感之以理則常感也。而常定焉。止之以理則常寂也。而常通焉。故咸曰以虛受人。艮曰時行則行。此動靜合一之妙也。无得于理而徒以有心與之。故以逐物之心為感。斯有客感之紛。以絕物之心為止。斯有坐忘之馳。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也。去聖賢遠矣。合六爻觀之。咸拇動也。咸腓動也。咸股動也。咸輔動也。何也。為其徇欲也。艮趾靜也。艮腓靜也。艮輔靜也。艮身靜也。敦艮靜也。何也。為其徇理也。至若咸其晦者。以定寂為高。艮其限者。以局曲為守。知靜而不知動。知當而不知變。較其守若異。逐之拘物之流。而心之有累。其去妄動无幾矣。噫。知咸之未始不為艮。則日酬酢日泛應。如天地之感。而未嘗勞。知艮之未始不為咸。則日忘我日忘物。如太虛之澄。而未嘗廢。非達于動靜有无之間者。其孰識之。

陸庸成曰：卦以艮背言通。全体之樞而會其極也。爻則各隨其所處。以為艮是一體之止也。然人身為背不動。五官百體莫非動物。爻各于其動處止之。故下五爻皆囿于一體。而未能盡止之道。獨上為成卦之主。于當止之地。而能止為所謂止于至善。聖人以為非形之可拘。故曰敦艮吉。與悔亡无咎之詞獨異。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六陰柔有貞靜之性艮初正能止之日故念慮初萌即能止于理不動于欲可无咎矣此即貞也但心學不徒知止于始而貴安止于終永守此貞不以始終渝焉乃為利也

潘雪松曰在下象趾在足為行之始以六之柔而靜艮其趾而不行也故无咎當止之初恐其不能不動于欲也脚跟不定全体皆差艮止之義從脚跟下用力者也故以永貞為戒唐虞養曰止之力在終故于初而欲其永耳 玩一永字直要于敦艮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正者心之本体妄動則失矣初能艮趾則能止于方動而本來之正体未失也

洪堯山曰初居不正一以為未失正也下未可動而六又以在初之心未動于欲故可不失其正永者不失之謂敦之始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二當腓處而居中得正是天性常定止之波蕩而不搖者也艮腓之象然君子之心必人已兼成而後為快三位乎上是二所隨也三失所止是二當拯也顧陰柔僅能自守不能匡救于吾儒成物之分量終有虧也豈能快于心乎

一說腓不能自止隨止而止者也艮主剛故其隨在三然在艮思艮本不欲隨但行止不得自由隨不能拯豈能快然甚矣得止之難也以有隨也隨則不止矣然則欲快于心者必識止无所止而

說與  
三交  
答

後止得自由。豕動靜不失其時。由已故也。心不快即非靜体。

○象曰不極其隨未退聽也。

不極其隨豈二之過哉。三不肯退而聽乎。二安能如之何也。二之病在于過柔。三之病在于過剛。二與三皆有心字。二不能極乎三。故心不快。三不肯聽乎二。故厲薰心。

一說咸之三曰執其隨。夫子曰志在隨人。此隨字宜以隨人言。蓋君子艮止之學。原以我御物。不以我隨物。六二艮腓則不能極而反隨之以行。此心役。安能快然。象曰未退聽也。言未能退而聽命于心也。天君為主則百体從令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人之一身趾腓身輔皆可止也。獨限為一身關要。時屈時伸不可止也。是事當變通時行時止不可執泥者。而三以過剛止之。膠固而不知通。則于事勢物情大相乖睽。而困心衡慮無息得自安也。豈但如二之不快哉。象限一止而分列其夤。危厲至于薰心也。

此惡動求靜一味強制而反動其心者。告子之流也。三以一奇橫一卦之中。有限象。一陽間隔四陰。有列夤象。限分上下。夤列左右。各止其所。无相資相待之意。故薰心。乃六四象列夤。薰心事勢窮促。物情齟齬。伸不能縮。不能身窮而心躁也。時行時止乃安心之法。玩初六正字。則時止以止為正。時行又以行為正。二艮腓

役于有動之心而不知止。三艮限倚于有靜之心而不知行。皆非正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人知厲薰心為列其蠶所致而不知艮其限即所以厲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四以靜止之性當靜止之時一身之視聽言動與時俱止焉

則靜不失時其道光明何妄動之咎

唐疑菴曰三以限分上下為兩截四艮其身則通上下為一身矣

耳目手足渾身是止亦有所之止矣。鄭孩如曰四當心處不曰

心而曰身者心无乎不在者也。有在則為血肉之心矣。趾也。非也

身字妙

而心在焉。限也。背也。輔也。而心在焉。曰艮其身而後見心之大全

而後見心之不滯于一處此所以化形色而為天性也。程敬承

曰咸四艮四皆心位而皆不言心蓋咸不可有感之心艮不可有

止之心也。有感之心則不能化往來于一心矣。有止之心則不能

通上下為一身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其身豈枯寂哉亦以衆動萃於厥躬而妄動亦起于厥躬即

從躬處止之耳所謂靜亦靜動亦靜也

躬乃身之動于行者疑菴曰爻言身象言躬者伸為身屈為躬兼

爻象之身與躬而言則是屈伸兼用矣

此見聖賢之孝與佛氏

若墮體默聽便

在止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當輔處而以陰居陽似有失言之悔以其得中故心本安靜而言不妄發必中乎義理之次第悖出之悔亡矣

葉氏曰輔者言之所出在頰兩傍不待動之頰舌而先艮其輔止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有序為止非緘默之謂也序者

義理之適中也洪亮山曰慎其所止者惟言與行而已言有序則其行可知趾腓股者行意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何以艮其輔哉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五有中德故言不妄發必當理也大哉王言由于一哉王心也

艮輔非在言上用工當默而默心之時止為之也當言而言心之時行為之也

○上九敦艮吉

上九陽剛則德性堅定止極則真積力久故動靜各止其所而始終不渝敦厚于止者也此德盛仁熟其道光明者乎吉

彥陵氏曰諸爻皆取象人身之一惟上九成艮之主且在艮終當得全艮故以艮字與之而獨許其吉艮身猶有矜持之迹在敦則

不依形而立矣渾身皆心化形合神是之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之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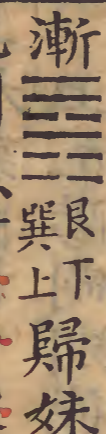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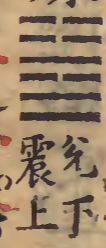
彖詞之善此爻倫之

艮趾雖行猶不輔雖言猶不言也

卷七 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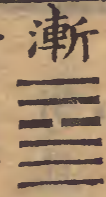
聖學處始易厚終難敦艮則能以厚終矣故吉也

終即止之極厚終操存完固若加厚然唐疑菴曰厚終正與初利永貞相應蓋末路易失故步難持惟上得止之終則通上下為一身合行止為一道書之欽厥止大學之止至善皆在是矣白氏曰逐爻本動各強止之獨上九不由牽制而自敦厚不動以保其終也

漸  巽上歸妹  兌下

紀聞曰漸男方求女之事歸妹女將歸男之事以未成夫婦而名卦咸男女初合相與之情恒男女成配久處之道以既成夫婦而名卦

陸庸成曰以巽之長女而艮以少男下之是漸有女歸之義所謂之子于歸也故其吉也惟其貞也以兌之少女而從震之長男是為歸妹女悅男而動所歸者妹也故有凶无利也不貞可知也漸與歸妹俱由三四兩爻言之則漸本否卦因三四之交而否反為漸九居三六居四也故三欲其順相保而四順以巽也歸妹本太卦因三四不交而太反為歸妹六居三九居四也故三須而四愆也

漸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下止上巽未進而能止方進而不急故名漸夫六禮備而成婚

漸進莫如女歸為士者不聘不起不頌不應不傳贊不臣一如女之歸焉乃吉也此貞也所以敦廉恥持禮義也守此貞而勿苟且以赴功名乃利也

此重始進也漸即是貞照咸卦看仲虎曰咸取女漸女歸皆以貞艮為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時說有以漸了又要貞主未進方進時看謂謹于進止又必審于出處也不如前說為長

全彖合旨

時說以其位節申利貞順巽節申漸進似不融洽又以得位進正兼君臣言亦非釋利貞之本旨

全彖宜重君子邊進得位節不必挽入君臣見君子正邦之功惟

方會釋  
利貞本  
旨

進以正者收之所以進不可不正也况為君者德秉剛中正明良道合之會可不以正進乎此所以止而巽而不窮于動耳止巽進以正也動不窮正邦有功也則漸之吉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卦名漸之進也漸進莫如女歸君子如之則吉也何以曰利貞哉卦變進而得位往而建功立業必有功也所以然者何也進以正也進正則可以正百官正萬民邦莫不正矣所謂得位有功也此所以利貞也又以卦體觀之九五以剛居中是為君者其德剛而不過威而不猛以正而主正邦之治矣况臣可

不進以正乎。惟卦德艮止而巽順是既恬靜无求而又紆徐不為乃能善其動而不窮于行道也。此所以進正而成正邦之化哉。利貞之義可見矣。

首節女歸吉釋漸進即包利貞意在內以下俱釋利貞也。二節下二句申上二句朱漢上曰位者待用之宅進而不得其位則无所施位過其才則力不勝進而得位徃必有功進得位就是正但就爻位上正意未明故又發出正字以見得位之所以有功也。大抵君子之進正已而已。不正未有能正人者故正邦必進以正也。其位與進得位不同專指五也。剛中以君德言有謂君道以下賢為中主下賢說者。止而巽所以漸進也。上文止說漸進未見所以漸處故又以卦總言重止字。得位在此正邦亦在此。所為動不窮之。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以漸而長漸之象也。君子以德必積累而後成俗必漸磨而後化于是以居之法畜德優游厭飫无欲速焉以善之法化俗涵育薰陶无督責焉皆体漸之義也。

要得漸意居與善即漸也。胡氏曰居德象艮之止不漸豈能遽止善俗象巽之入不漸豈能遽入。居德者居之以善。俗者善之以德。潘雪松曰居謂存諸心也。賢德謂純美之德。居賢德有止而不迂之意。化之入人風之動人必以其漸習而後安浸而自化。



世講更

非教令之所能也。居賢德以善俗漸之道也。居賢德君子自居修而不勤砥礪而不至精美。何以謂賢德。隆教化厚風俗皆從君子之身來。非夙知而暮成者所能望也。

六爻合旨

楊止菴曰：漸以下止上巽為卦，而彖以女歸為辭，則女嫁之象。婚姻之道也。爻以鴻漸為辭，則士進之象。出處之道也。婚姻者夫婦之始，出處者君臣之始，而取于止巽之象。巽為進退，艮為止于進退之間，合而言之，巽順而知止者，乃其所以為漸也。然而女歸士進皆以正為故。彖傳以正釋利貞，而象傳亦每以正言之。何者？漸不以正則改節犯義凶咎隨之矣。九三是也。是乃漸之所以進也。

陸菱東曰：漸者進有次第不急遽也。彖言女，爻言鴻，蓋臣事君，女從夫，鴻從陽，皆以漸其事相類。臣不二適，女不更嫁，鴻不再偶，俱以正其道亦同。

楊止菴曰：六爻多言鴻象，則以出處言。下三爻艮為山，故初曰于，二曰盤，三曰陸，皆以山水際。鴻之進而止者言之。上三爻巽為風為木，故四曰木，五曰陸，上曰達，皆以木上風中。鴻之進而巽者言之。此皆言鴻之進也。然有漸而不急遽之義焉。初言于進之始也。過此而盤，又過此而陸，又過此而木，又過此而陵，又極而達，此之謂次序不急遽也。仕進者如是，則能知止于進退之間，君臣之義明矣。象傳曰止而巽動不窮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初六始進无應是一新進之士名實未孚所處不得其安猶鴻之漸于干也吾甚為小子危矣危夫有詆毀之傷也然士固有躁進見摧者不免于咎初固進以漸也即有言亦何咎哉

漸進也  
六爻皆

時說以抑于下察為厲而以厲與言平對分為二件非也有言即厲也即未得所安也然以艮止之初能不躁進于義无咎則厲且其之美洪竟山曰漸何以象鴻也鴻水鳥木落南翔水泮壯但出則有時居則有序不與群鳥爭啄于稻梁而不知害是漸之義也鴻始進于水涯近人多驚故厲驚則鳴故有言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

提一義字見所遭不幸君子不必避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六二中正有德矣應五遇君矣是以德隆而位尊功高而祿厚居之不危享之无愧如鴻漸于盤而飲食自適也將成正邦之功矣吉

盤象位之安衎衎象祿之適詞平而意連不對更佳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德足以享厚則為得之以道而非徒飽矣故衎衎而處之安也

程敬承曰君子之志原不在温飽二與五以中正之道相應而共

盤是得  
所安飲  
食向是  
足上句  
意

成正邦之功可謂素飽乎哉

○九三鴻漸于陸夫心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九三過剛不中无漸進之德上无正應无與進之人則其進也剛愎自用入莫之與无以安其位矣如鴻漸于陸則欲進无以遂其進外不能利其行猶夫征不復也内不能舒其懷猶婦孕不育也凶何如哉此過剛之為寇耳必捍其過剛歸于中正則進不妄而人亦應之心者復孕者育乃為利矣

辨禦寇妙

夫征婦孕皆進也不復不育不遂其進也禦寇示以自反也乃反其過剛耳劉濂曰夫心不復者少男无應而上比于四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婦孕不育者長女无應而下比于三失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

程敬承曰三為艮主自應能止然以過剛之資當漸進之時聖人懼其進而犯難也故有勸戒之詞焉心孕皆凶言不可進也利在禦寇言可止也大全曰鴻不亂群止則相保固知剛進為逆止為順禦寇者止道也亦順道也利禦寇時說言過剛之道无適而可惟利于禦寇不利于漸進也

○象曰夫心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夫心不復者剛愎自用違眾獨立與群類乖離也婦孕不育者有剛无柔陰陽失和失生育之道也利用禦寇者能禦其過剛

則順止巽之道故群類相保其進不終鴻漸于陸矣

相保如  
上言如  
人言如  
樂誦如  
人已言  
更屬已

道止巽之道葉爾瞻曰漸時士君子類從漸進之道三獨過剛不  
中是違衆類而獨行失其進之道也故難進耳豈非偏于剛者為  
心寇乎利用禁止之則剛歸于中乃為順德而與群類相保守其  
漸進之道亦可以遂其進矣

胡氏曰卦詞女歸吉以三四兩爻也爻詞夫婦凶亦以三四兩爻  
也卦以兩体論巽女歸艮之象爻以應否論當相應之位者為正  
不當相應之位者為邪四女无歸三男之女也特相比而相得為  
私情之合耳此卦但言女歸不言取女不得與咸例論謹始之意  
已可見于言外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六四乘剛是大臣進居高位不幸在剛暴小人之上而見逼不  
安難免咎也幸其順巽善處彼雖暴不得加矣猶鴻漸于木或  
得其桷而因以稍安也何咎哉

仲虎曰巽為木處艮山之上九三之前三以一陽昼衡于下有桷  
之象鴻漸于此則愈高矣鴻趾連不能握木雖高非所安也得  
平桷而處之則亦安矣象大臣遇強暴而能自全者或者幸得之

詞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或得其桷以四性順而体巽能順于陽而巽以處之所以進而

得安也

順是待人和易巽是防患周密二字不可平楊氏曰順巽則不貪進不忤物故處高危而得平安之道程敬承曰進之道不可任剛三比四而過剛不利于進惟順而止可以相保四乘三而遇剛亦不安于進惟順以巽可以免咎彖曰止而巽動不穷觀此二爻可見矣

爻看  
止  
巽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居尊鴻漸于陵之象然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以生育也二正應在下乃為三四之說間所隔君臣乖睽治功罔成猶婦之三歲不孕也然邪終不能勝正上下交而德業成吉

巽字中  
有萬兀  
不下接  
之意

婦不遇其夫則无孕比臣不遇君二乃五之婦也二欲歸五三近止之歷四而五有三歲不孕之象胡雲峰曰三以四為婦非正也婦雖孕而不敢育女歸不以漸也故凶五以二為婦正也婦雖不孕而三四不能勝女歸以漸也故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得賢弘化人主深願特始為諛間所以睽隔耳惟終莫之勝則明良道合夙昔之願得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上九高出人位之外蓋賢達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也若无用于世矣而清節高標足以薦頑立懦而表儀一世猶鴻漸于陸其

羽可用為儀也。有功名教矣。吉。

漸之極人皆趨于爭功。故表之以樹氣節。胡氏曰：鴻進以漸而

不失其時。翔以群而不失其序。進退可法者也。而獨于上友言之。

要其終不可亂也。一說以賓師言不作隱者。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其羽可用為儀者，以志意高潔，功名富貴不可得而亂也。此其

志可儀也。

胡雙湖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于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無

用之地，亦足為人之儀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

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于此，當有取焉。

歸妹 震上

歸妹 震上 兌下 兌利

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又其情以悅而動，是女子情勝而不

計其匹偶之宜者，故名歸妹。所歸在妹，不正可知矣。但見方歸

之始，非禮法之所容，以征則凶。既歸之後，非室家之所宜，更無

攸利。

歸妹者，少女自歸于人，不待時，又不待禮，正與漸之女歸相反。故

漸則吉而歸妹則凶。漸則貞而利，歸妹則匪貞而無攸利。

程敬承曰：征往也。以悅而動，自往求合，故凶。漸進以正，可以正邦。

所歸在妹，且正家之未能，故無攸利。

有主仕進言者士人守道猶女子守身女必六禮行而後歸士必君聘加而後出歸妹是士之枉已求庸者以是進身始則敗名喪節終則不能正入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卦名歸妹豈細故哉蓋人事之男室女家即天地感應施受之大義也何也天地不交則氣化窒而萬物不興苟男女不交則形化氓而人類滅息故歸妹雖為女道之終而實人之生育于此始也所以為大義也既曰大義无不正矣何以謂之歸妹而征凶无攸利也惟夫以說而動是女子私情相合而非大義之正所以為歸妹也甚為女子醜也由是而禮教廢矣故征

凶者以其位皆不當是行涉淫僻固非大義宜有也由是而唱隨悖矣故无攸利者以其以柔乘剛是婦制其夫亦非大義宜有也豈人道之終始可若是哉

全彖就歸妹說以大義貫首節歸妹當婚姻字看既曰天地又曰人之字宜玩所謂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也人道相生相息與天地並皆賴此歸妹也非大義而何傳曰女之歸男乃生々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前者有終後者有始終而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不必泥女之終人之始也

看終始字是

弱在悅

二節說以動在女子身上說三說主而比震初有悅以動之象蔡子木曰悅以動為歸妹止而說為咸无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公私為咸曰取女吉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在征也以征罪女。

三節晁氏曰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于婦制其夫之象行皆不順故无攸利征凶无攸利彖詞獨歸妹兼言者天地之大義重之也易述曰說而歸之未嘗待也不以漸也此女歸之不正也女狃說而忘其順男率欲而失其剛始合不正必救其終永終知敝安得不慎始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則澤隨猶女之隨男而動歸妹之象也歸者終也夫婦之道當永其終則必始合以正可終也若以情之相悅而動則一時苟合後必有乖離之敝是故君子知之所以正始刑家而思永有終也。

重在謹始。頊卿曰天下事但取襲于一時者即情可合相依于久遠者非理莫全。君子知夫婦之間永終之道也。歸妹之初致敝之原也。思其終不得不虔其始。念其久不得不慎于今。不然敝不在後而今已胚胎之矣。敢不謹歟。



六爻合旨。蘇紫溪曰：男女之交，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德有貴與賤，其所遭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大都若此矣。上世之君，虛已求賢，故卑宮惡食，建鞀置鼓，而不以為勞也。康功田功，克宅由絳，而不以為屈也。此尚德不尚飾，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之與臣，往々相求而不相值，故有若女无實，士无血者。既有其君，而恨于无其臣，有跛能履，眇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于无其君，是故簿書米鹽之賤，往々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巖海濱之墟，往々為高士之花迹，而求賢之疏，公車之詣，往々為賈名干進之資。而天下嘗患无才矣。雖然，亦頂士之自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自貴也。秦之士也，賤自賤也。然則為君者，固不可无虛中之誠，而為士者，其可无愆期之待哉。

陸庸成曰：歸妹六爻，俱无夫義，獨六五震體之中，為長兄之妹，而有中德，故為衆姊之女君，所謂正室也。初二則皆有賢德，而為之姊者也。三則淫奔者也。四則待年不字，而上則棄婦也。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无應，位列陪臣，為歸妹以娣，烏陽剛之德，不能大展，僅效一職之能而已。猶跛之能履，不能遠到也。以是而往，隨分亦可自盡吉。

六爻宜主仕進言時，說多主歸妹言，今並存之。以後爻象皆然。女歸為正室者，居上也。有應也。初居下无應，側身奉君，不當正室，歸

為從嫁之媵妾而已故曰以娣初剛本能行而以娣自居行不敢正故曰跛能履吉者蓋跛不能專行必有倚傍娣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以娣其位雖卑其德則賢以陽剛有恒久之德也故謂之

跛能履者以此恒德而相承其君則因分自盡可獲吉也

程敬承曰凡事惟得其恒者吉故長男長女之配合卦名恒歸妹

恒之變而曰以娣不居其正以是為可恒也謂以久于娣為心終

其身不敢有他念也跛能履吉以其相承而不敢專也

丘氏曰娣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无僭上之

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送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

无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象傳于初曰以恒

于二曰未變常惟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言二之所以利與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剛中有賢德也而正應陰柔不正遇非其君豈能大展謀

敵乎猶眇者之能視不及遠也當抱道而隱利幽人之貞可矣

九二賢女而為正室矣惜所偶不正不能成內助之功也故為眇

能視苟鄙薄良人而改節失助便非婦順又當利幽人之貞蓋幽

人无賢君猶女子无賢夫也幽閑貞靜原是女德故以為喻楊

誠齋曰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踰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平生所守是其常也。利幽人之貞則抱道守正而不變其常矣。幽人以終隱為常。女子以從一為常。守分居正持之終身未變當也。

孫質菴曰以命言則初薄于二以德言則二賢于初。然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也為姊其孔子之委吏乘田乎。二也非配其孔子之魯哀魯定乎。

一說二亦為姊其不言姊者仍初九之詞也。陽本能行能視而不敢正行不敢正視者安為姊之分也。取象初在下取履象二在初上取視象歸道行不踰域窺不出戶故履不直前視不遠矚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六二陰不中正為悅之主是无德而徇利祿者此明主擯棄士類羞稱終身于可賤而已象不正之女人莫之取而反歸為娣也羞甚矣。

須待也。无適故須。然雖待而犹不得所適反歸以娣終于卑賤非如初之居卑賤也。盖女之德。于陽剛中正莫病于陰不中正。莫貴于以正而合。莫賤于以悅而動。三以少女從長男以悅而動。媒妁不通采言不納徒以情不能舍妾意待之而匹配有常可妄待哉。不得不及而歸盖一失其節歸而已賤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歸妹以須言其居位不當是德不足而行可鄙故入无用之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陽剛居上体而无正應是剛正之士不遇賢君寧過仕進  
之期而不仕如歸妹之愆期焉所以然者非懷宝而迷邦也正  
欲藏器以待時耳是遲歸自有時也

愆期非入不我娶乃我不輕許而愆期也愆期即是遲歸自有  
時遇佳配則時可歸矣非以常期為時也

三四皆无應也三急于從而反歸以姊四不輕從  
也三陰柔四陽剛也陽剛在女子為賢正故能德不配待也士之  
自貴自賤如之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者志豈不欲行哉盖有待而行正以待夫時也

志字宜玩貴與賤在人之志耳愆期之志貞志也此動必以正不  
以說妄動者正與六三相反 惟怕德為能有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柔中應二是純心任賢以誠不以文也猶帝乙歸妹其君  
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為盛德蔑以加矣猶月幾望為則得人  
致治何吉如之

帝乙商之賢王最能重婚姻之禮雖帝女至貴不得失柔巽之道  
有驕貴之志故聖人特取為言君女君也貴人之歸豈假容飾以

悅人妨勝者以容飾為事者也良者良在德不在袂也月者至陰之精而群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象德盛也仲虎曰下三陽皆以女德稱六五陰尊而謙降女德之盛无以加此矣

生

一說幾望而光未盈象柔德居中而謙也望則盈矣陸氏曰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逐日也婦逐夫之象也五雖貴高常不至于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吉宜家也

象曰帝乙歸妹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誠心下賢如帝乙云良也以其居上体之中有中德之貴也以貴而行下賢之典誠悃有餘安事文飾哉

德以中為貴說一貴字則華靡在所輕耳凡能把外面許多

此慶侈大的輕看須是內面有個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

○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士之仕也猶女嫁而乘筐士娶而刲羊也其有德而仕也猶承筐有實以成嫁刲羊有血以成娶也上六陰柔无德居中无應欲用于明時而德不足以見知婚娶不成之象也女乘筐无實士刲羊无血為何有匡濟之利哉

上與三陰不相應故不曰夫婦而各以士女稱之承筐刲牲所以承祭祀也乘筐无實刲羊无血宗廟不享未成為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因其无終不以歸妹許之

蘇子瞻曰：歸妹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此豈無終故者哉？上六則  
散之所終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必有  
好存實亡之象。无實无血，皆實亡之禍也。彖曰：歸妹征凶，无攸利。  
上六處其終，故備其凶之全也。君子知其散，可不思永其終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无實，言其无德而空懷欲進之心，何異于乘虛筐乎？

豐 ䷶ 離上 旅 ䷷ 離下

陸庸成曰：上篇為噬嗑，賁下篇為豐旅，四卦俱得之離明，故大象  
俱有用刑之義。克明克斷，王者德也。雷厲電照，王者勢也。知晉為  
書，明夷為夜，則豐之為日中可知矣。山上火舉，旅人征也。守雌依

明旅人情也。知家人為內，睽為外，則旅之為客可知矣。

豐 ䷶ 離上 震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以明而動，智識精明，才猷振起，以此畜治，何功不大，故名豐。  
則天下一統，亨孰如之。王者至此，固可喜也。而盛極當衰，亦可  
憂也。然勿徒用憂恤，宜持盈守成，明動不過其則，如日之中而  
不曷焉，則豐可常保矣。

此戒于方盛也。王假之，照註王者至此，或曰：惟王者能至之。蓋盛  
大之業，非小康之世。圖伯之君所能及也。此何等世界，似无可憂  
而曰有憂道焉，憂其極盛而難保耳。宜日中，正保其盛也。日无常

勿憂也  
宜日中  
正愛之  
實處

重明不  
切時樂

中之理聖人特借以言治道耳。豐而宜日不可過動之意日而  
宜中又不可過明之意蓋天道日中則昃世道盛極則衰不以盛  
大自修宜守常不至于過盛也。

全彖合旨。全彖重明字照天下即是明以明而動則非妄動尚

大則妄動矣此過用其明也宜日中者明不可過用也蓋日惟其

中方能過照天下若過盛則昃而天下之物有遺于所照矣明惟

其中斯能普照天下而照天下者自然不敢尚大若過用則必尚

大而天下幽隱必不能坐照矣試觀日有昃月有食天地有虛者

以過中而盈故不能保其常盛耳况人主處豐可自有其盈成乎

故用其明以照天下則可用其明以尚大而騷動天下則不可

照之心則盈虛消息之權不為造化用而為吾用矣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

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

神乎

卦名豐者車書一統治功盛大時也何以致之君德莫先于明

不明而動其動也妄卦德明以動是聖智運為神武動罔不臧

治功所以盛大也故豐但王者至此每過用其明而有尚大

之心所以曰王假之者言王者至此志驕氣滿而尚大也是則

可憂也是必此心常在天下而明用以燭民隱不用以侈廣大

則豈庶可保也。此詞所云宜日中也。何也。盛極有必衰之理也。日過中則昃。月過盈則食。雖以天地之盈虛亦與時而消息。不能常盈也。况人囿天地之中。鬼神乘天地之變化者。能常盛而不衰乎。此所以大不可尚而明不可妄用。宜日中也。乃保豐之道也。

首節明動不可對頤玩以字。

二節尚大大字與前大也。大字相應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志意高遠不期大而自尚大也。照猶照管之照。敬承曰。人主一心尚照管天下自有許多兢業之意。上云宜日中。下便云日中則昃。危之也。若曰日中正恰好。日中便當昃。此處切頤仔細。何如大

可憂。

末節不重盛極必衰。正見豐不可恃而貴。先時之防以保其盛也。如聽命于時則非矣。盈虛二字不平。正天地之盛衰也。時氣机也。人以人事治亂言鬼神即天地之運用風雨露雷之類。

蘇氏曰。豐者極盛之時也。天下至于極盛而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者。不憂其不至而憂其已至也。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者至足之詞也。足則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廷而安。所求餘。故聖人無豐。豐非聖人之事也。毛氏曰。豐大也。亦盈也。惟有道者明德若不。未嘗中。故不昃。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為大。反是則為盈。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威照並行盛大之勢豐之象也君子以保豐在治其  
豐孽法電之明以折獄是非曲直惟明克允也法雷之威以致  
刑輕重大惟斷乃成也則天下无遁情无遺姦保豐之道也  
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的人留  
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敕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  
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于上必有過錯故云折獄致刑  
蘇軾溪曰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入之情偽微曖難以盡  
知法之輕重出入難以曲當必折衷于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  
悉畢照然後致之于刑則天下无冤民矣獄者刑之未定刑者

獄之已成姚承菴曰過惡揚善以防彙孽之萌所以保有折獄  
致刑以消奸宄之氣所以持豐摠為世道慮也

六爻合首 貞卿曰豐以五爻為豐主二之發若發乎五也四遇  
夷主欲得初以輔五也九三不知從五而遠應上六故有折肱之  
患五得中豐暗而有可發之明六則豐暗之極而不可輔者也初  
九去五上最遠不受其暗故不言豐節彖言日中宜照天下而  
二三四爻皆不免日中見斗見沫之異明之過反為不明也君子  
不憂蠱而憂豐者以此五中正與離日相對故不言其蔽上則過  
中日昃時矣  
紀聞曰爻惟以剛遇剛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无疑以剛遇

下經會通 卷七 六十三

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相信初與四皆剛故有配主之无咎夷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又不免豐蔀見斗之象二與五皆柔故有孚來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未免有往得疑疾之事惟三與上以剛遇柔故三折右肱上至三歲不覲有孚發若遇其夷主皆吉此人臣事暗君之訓也來章此暗主用臣之訓也六五以謙接物故雖六三非應而必來上六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為用此吉凶之斷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豐之時非明无照非動无行本相資也初為明之始明有餘而動不足必得動者配之而後往可成功也何幸于四而遇之也其動可資是遇其配主矣夫才力相敵若有相嫌之咎而既為吾配雖旬何咎哉往而相從能成其豐而有尚蓋明動相資則能和衷而致豐矣

○以初九為主配者合而有助之意初之明得四之動以為助故初謂四為配主也妙在遇字遇則配則无咎而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初與四雖旬亦何咎哉但不可過耳降已以相從則可苟憑陵其上而求勝之則兩賢相厄豈獨一身之災其如社稷之慮何程敬承曰初與四均敵而以為配主是自處四下也處下則不過旬矣旬則配而與之均過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上人之

心可乎。蔡晉江曰：雖旬无咎者，一德威有而成治也。過旬災者，兩賢相厄而成黨也。彼以蓋天下之公，此則營一己之私也。或曰：明不可過，則有曷食之災。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為離之主，明臣也。日中之象，應五暗主，震動于上，精忠无以自見，是正當日中，乃為雷震所障蔽，昏而无觀，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往而諫之，彼方自是其暗，而吾為發其明，彼方有好大喜功之見，而吾為惕滿戒盈之言，得无疑乎？得无疾乎？惟積誠以感發之，而後蔽可開也。吉。

豐蔀由君心尚大，來尚大，則明不足照天下矣。故緊接日中句，往得以下，示以格心之善。了凡曰：疑者明之反也。二五皆中虛，故有孚發，而曰若者，以非發之也。正與豐其蔀相反，反疑為孚，反蔀為發。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有孚發若者，五之暗，于志耳。此志惟積誠可動，非可口舌爭也。

程敬承曰：信者疑之對也。君以疑，吾以信，則志可發矣。發如樞機之發，轉移惟我耳。發，其明也。君雖暗，而此心自有真明也。志，發則疑，什而又何疾大抵事暗主，猶可暗裏發明事，明主最怕明終成暗，此五之來，章猶賢于上之自藏也。

發屬內  
蔀屬外  
內發則  
高微矣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三以至明應上之暗君受蔽甚矣為豐沛見沫之象雖有剛明將安用之不猶折其右肱乎此固君之暗也于三何无

沛之蔽甚于節故沫之見甚于斗蓋蔽愈大則見愈小也右肱入

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于天

下上无可頼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肱臣象也

○一說鄭狹如曰日中見斗見沫者言不見日惟見斗與沫耳日

君象斗大臣之象沫即斗槩斗之輔星太陽無光斗沫獨明群物

皆不蒙照大臣近君壅蔽其主之象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

其主豐居何  
以說豐  
以說說  
以四為  
震主作  
八臣蔽  
右說妙  
心卦旨

保豐大事也豈其沛則主德既昏大事  
才足朕肱王室然折其右肱豈終可用乎

潘氏曰六二雖當豐節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可大事故發若之

孚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无可發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

哲也

子瞻曰節覆也蔽之全者也見斗暗之甚也沛沛也蔽之不全者

也沫小明也明闇雜者也六五之謂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

陰也而六五處中居暗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用六二之適

五也適于全蔽而其暗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則求蔽也

切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于

明暗雜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大事也。君子不畏其蔽而畏其雜，以為無時而可發也。為之用乎，則不可不為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以示不可用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以大臣近暗君明而受蔽為豐蔀見斗之象此時發主之蔽保時之豐非得同德者助之不能也。幸初九在下其明可資乃夷主也宜下遇之與之同心共佐則吉矣。

此大臣求賢共濟者夷主之明可以開君心之暗全在遇之始吉。

胡雙湖曰配者彼來為我配也夷者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皆

曰主鄭東谷曰初視四為配以下而上也四視初為夷降上就

下也

一說鄭瑛如曰惟四豐蔀故二豐蔀惟上豐屋故三豐沛大臣好動喜事而君信之則君明障而群臣之明亦無以自達矣四陽剛非小人只好動喜功而暗於事幾五與同體為其所惑俱入於昏

故有豐蔀見斗之象四惟有剛德終能求夷主之明以自助故吉吉者四之蔀撤而五之蔀亦撤也象曰位不當也居動體而為動

主故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豐其蔀者以近暗主處非其位也日中見斗者明為暗主所蔽幽暗不明也此雖君之過而臣亦與有責惟求同德共贊則明

動相資君志可發豐治可保乃以吉行也

一說豐部與二同獨九四釋之詳者四之豐部與二異也二之部在五二明而五暗四之部在巳以陽居陰故曰位不當曰幽不明能遇初而資其明則吉矣吉者震動則行所以吉也猶行于幽暗之中得明者以引而行可免于昏迷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暗君也然天下章明之士如配主夷主有孚者皆可匡扶盛治為五計者毋曰豐其部也來而致之巳雖不明而能用天下之明則豐亨豫大之慶主聖臣賢之譽悉有矣何吉如之

在二曰往以君則暗也往得疑疾在五曰來以臣皆明也來則有慶

慶者柔暗之主未必能如此聖人設此以開之耳不徒曰吉而曰慶者歎動之以破其自用耳項卿曰以豐致暗之主豈是尋常但氣燄然大志願太廣遂受其陰暗而不覺耳然得位得中而離明之賢往適于五能虛已來之蓋離震合体終能大有為者豐時許大氣歎許大障救許大隱憂一來章遂有慶者為保大定功之主信乎用賢之效也

一說以章指二日中之時五日中之位正相對二有文明中正之德章明之賢也初三四皆陽剛五能用二則彙征矣程獻可曰二自往五則得疑疾五能來二則有慶者二之不往雖曰積誠以感分明待其來也至于五能來章則二之積誠見矣

玩二往  
字五來  
字則以  
章指二  
為是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來章之吉則能保世滋大矣天下不有慶乎

爻以有慶譽為人君之吉象復以六五之吉為天下之福慶蓋蓋天下之明為明。搃天下之動為動。慶莫大于此者。經繹曰大君子以庶明勵翼為其明也。必明自己出暗已上。是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無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陰處豐極震動而與離遠是好大喜功。窮奢極欲。自恃其高大而聰明。志慮反以自恃失之。猶豐其屋者。適以蔀其家也。自蔽矣。其究障蔽之深。一物无所見。終身不可反也。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也。喪亡必矣凶。

說無  
人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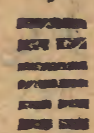
此想究尚大之害。豐屋五句一連意。搃是自蔽而暗之甚也。豐屋自處于高大也。蔀家陰暗也。豐屋者非以蔀天下。是自蔀其家也。窺戶無人。其心自以為照天下。不知反窺戶無人。三歲亦莫見也。一說窺戶二句承豐屋三歲承蔀家謂外大足以拒人。內暗無以自通。豈不有九三為之應。而折其右肱與無人同。自恃而不能用人。終無發其明者矣。潘氏曰。自蔽如此。人誰親之。故內暗終無以自通也。一說蔀家內不顧夫身之危。窺戶二句外不恤乎人之叛。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

豐其屋者言其矜高自恣如屋之高而翔于天際也。闕其戶闕

其無人豈其无照心哉自有而自蔽之也

所謂大智者乃大愚也秦始隋煬是已

旅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山上有火去而不留猶旅无定居也故為旅夫入一至于旅執孤親寡縱善處者不能大通僅小亨而已然是小亨也豈為俯仰異人之哀其窮而資之哉自有處旅之正道惟守是貞則可以小亨而吉也

旅是寄寓于外凡客處皆是在旅而亨故亨小亨如即次安懷資裕也道原无大小也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處旅離貞失所安矣

曰旅貞吉者言旅自有貞不可須臾離也

吳應回曰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天子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之轍環丘之歷聘是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

全彖合旨

程敬承曰諸說謂柔順止明四字並重非也六五一

柔在外承乘皆剛旅而遇剛最難相與非柔而得中何以能順而處之用柔之道以止為本外順乎剛而主在人而內得其止所主在我有主而麗明以動非妄動者羈孤窮困不足以為累矣此皆旅之貞也旅之時義也故贊其大有重柔中者惟柔中故能順剛止而麗明皆柔中妙用也亦佳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何以小亨也蓋旅之時所居非便安所遇非故舊外之處入內之處已皆出于正而後可卦體柔中順剛是處人不屈不亢足以馴強梁之悍卦德艮止麗明是處已隨寓安靜有以達權變之宜此旅之貞也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之時固有旅之義矣非柔中順剛艮止麗明不能處也其時義大矣哉

剛明時說俱以人言柔止俱作處人言細玩不盡處旅之道還當以柔中作外不失人艮止作內不失已旅主外故加一外字處旅貴柔而過柔則屈得中者恭而有禮也孔疏柔處于外弱而為客之象若所托不得其主得主而不能順從則乖逆而離散何由自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陽則是得其所托而順從于主又止而麗明動不履妄故能于寄旅之時得通而正不失所安也

末節贊其大以見處旅之難非貞不可也貞正也得中順剛止而麗明皆正之義也小亨非大而貞則大 游讓溪曰諸卦離在上皆曰柔進上行今曰得中乎外就旅取義也外謂外卦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過而不留旅之象也君子以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燎獄者罪之所旅留則淹滯故法火之照山之靜而明慎用刑

重明  
慎而明  
字更重  
慎其善  
用其明  
也不雷  
獄止雷  
明慎

輕重出入既无慢易于是又法山不雷火而不雷獄或罰或宥

无淹滯焉此得用刑之道也  
明慎所以用刑也用則不雷大抵獄之遲疑皆因未嘗明慎以  
定其罪耳傳曰明不可恃故戒于慎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  
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象義曰易言刑獄未有不取諸離者動而明罰教法之象也明  
以動折獄致刑之象也明以止无敢折獄之象也止而明慎用  
刑之象也

恒詞曰觀六十四卦象獄起于訟終于中孚賁當聽  
訟之初雖守噬嗑之法猶无敢折獄慎乘快之濫也旅在中孚緩  
獄之前雖得豐之情猶用明慎潦禁之瘦也銑謂自旅以前聽

訟也中孚死中求生必非怙終之賊仁心如是民將无訟矣

六爻合直蘇軾溪曰古者丈夫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童觀  
闕觀且以小人女貞視之故在鄉井之日常少而在逆旅之日常

多極而言之百年頃更吾生亦旅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亦  
旅也然處旅自有道矣孔子言恭敬忠而推之夷狄不可棄中庸

言素位而行乎患難夷狄茲其為處旅之善道哉自素位之學或  
闕而剛柔之稟各殊一于柔者以旦夕之寓為百年不逝之光景

而徘徊瞻戀瑣不休一于剛者以英氣加人以獨斷任事至焚  
次而不安得資斧而不快焚巢而終于號咷也非善處旅也傳曰

柔中順剛止而麗明豈直行旅而已哉即終身可矣

仲虎曰處旅之道得中而已卑則取辱高則取禍皆非中也六爻  
以內言之初不及乎中故瑣三過乎中故焚巢二五得旅之中故內則无尤外  
及乎中故不快六過乎中故焚巢二五得旅之中故內則无尤外  
則得齊  
初六旅瑣斯其所取災  
初六陰柔則志淺居下則行汚鄙猥細瑣无所不至旅瑣者  
也招釁納侮皆由于此故曰斯其所取災  
瑣猥細之狀非與人較利也不徒曰災而曰取災不徒曰取災  
而曰斯其所取災明瑣所致非外来也詩曰瑣兮尾兮流離  
之子初六有焉取象艮為小石故瑣

易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而瑣由其志无遠大猥陋已甚所以災也  
爻賤其行象鄙其志字妙君子之旅志在行道商賈之旅志在  
貨遷凡旅各有志也洪氏曰旅以謙順為用以正志為主位卑  
而志存焉可尚也鄙瑣不立則災自取之耳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旅以次為居以資為用以童僕為賴即次而居安懷資而用裕  
得童僕貞而无欺有賴惟六三柔順而與物无忤中正而處置  
得宜故備旅之善如此  
取象以陰居二即就其舍承陽有實故懷資童謂初艮為小子故

僕稱童一說柔弱在下者童也由初六取強壯處外者僕也由九

三取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貴得人得童僕貞則即次益安懷資益裕旅雖親寡終无尤也

儲理齋曰旅不合于人者也不信童僕則愈孤矣童僕且不信也則不合于人豈人之罪哉罪在我矣故得童僕貞曰終无尤也由有處旅之德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道尚柔而三行之過剛旅道用下而三肆于人上以之待人則不遜以之御下則寡恩也故焚其次失所安也喪其童僕失所賴也危道也雖心无邪私而貞亦不免此危厲矣况未必貞乎

傳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如此則危厲一說厲謂以嚴厲失之也取象潘雪松曰二即而三焚二去離火稍遠而三近也二得而三喪二去初稍近而三則遠矣其相反者二柔得中三剛不中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云二以  
得童僕  
貞為句  
則貞宜  
傷童僕

人不得安于家而安于次非得已也今又焚之亦已傷矣此時  
正宜撫其童僕緩急依賴可也乃當旅時而過剛與下刻薄寡  
恩義當喪也何足惜哉  
已傷胡氏謂見傷于上而復不改以待下也  
彥陵氏曰喪其童僕孰不曰人之无良而聖人曰義喪不尤人也  
焚其巢孰不曰數之適然而聖人曰義焚不怨天也故曰正已而  
不求于人則无怨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用柔則不過剛能下則不忤物雖不能如二之即次懷資  
而隨寓皆安不至托身无所也隨事有備不至受人侵侮也

旅之少安者也但所處非即次之地所與非倚仗之人安能快  
于心乎蓋其志不在于處資斧也

若乘于處二句不對更佳不快承于處來觀象可見趙汝楫曰處  
對行而言旅而言處旅于此因處于此也資斧無得若安矣然旅  
貴于行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今僑寄于此雖得資斧終不免  
為旅人故我心不快

一說鄭孩如曰下体庶人之旅求貨利者上体君子之旅求功名  
者以九四比五而用柔能下道塗旅處之間得有所依可无不虞  
之患然不能賴其薦揚未得其位而行其志故未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之志在得位以有行耳。四旅于處而位未得，則其處也終非  
久安之所。其志不能自伸，所以雖得資斧而心猶未快也。  
未得位是原下文未快之故。未快是以未得位為未快，非以資斧  
也。洪亮山曰：得其資斧則得其童僕可知，而曰未快何也？承不  
得位言也。夫以二而安于旅可也，以四之才九之陽而猶未離乎  
旅，不得有為于時，非其志也。故曰我心不快，必若五之陽剛中正  
而已。以應援輔佐于其間，以永終譽命，則庶乎其快之矣。姚舜  
牧曰：季孟之待孔子之所以行也，國中之授室，孟子之所以去也，  
心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

五為文明之王，雉之象也。在羈旅之臣，觀光我國，思應運以行，  
其志若射雉然。夫遠臣入國，素不相孚，豈能明良遽合，故一時  
不无屈抑，如一矢之亡，終將輿論傳播，朝端物色，以此而致譽  
命一矢之亡，何足惜哉。

人君无旅，故以五為君，以射雉為旅。臣。誓令聞也。命受命也。或  
以六五離明之君，失位在外，必求文明之賢以為助，故有射雉之  
象。即古者弓旌招賢之謂。在旅之時，君臣皆失其所，不惟君擇臣，  
臣亦擇君，故一矢亡而終以光顯，令德復安正位，則所獲多矣。  
唐氏曰：二終无尤，五終以誓命兩終字相應，蓋言旅人與旅于人  
者，到底獲亨獲吉矣。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終以譽命言其聲譽著聞上逮于天子也

程敬承曰始亡矢而終譽命柔中之德能上達也此益見旅道之貴柔也。不然何六五上逮而上九上焚也。或曰以人君之旅言則上逮為天命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旅之于次猶鳥之于巢上當旅焚其次猶鳥焚其巢失所安矣故在旅人始而驕樂既而悲傷為先笑後號咷也所以然者驕亢自高喪其順德而不知如喪牛于易耳故焚巢而號咷也凶

何如哉

蘇氏曰三與上相應而体皆剛三焚次上焚巢皆剛心烈氣不能消磨先笑者意氣之飄揚也後號咷者失安身之地也鳥以巢為安身人以知止為安身不能止以麗明何怪其焚巢而號咷哉喪牛于易所以號咷之故也 人生惟容氣最害事知柔順之易喪而剛猛之難磨則知涉世之道矣 取象鳥者離象巢者附麗至高離之上象焚與笑與號咷皆離火象三以剛居下体之上則焚次上以剛居上体之上則焚巢 胡氏曰為旅者不免計得喪故下卦曰得曰喪上卦曰得曰亡 周用齋曰旅最下則以瑣取災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高亢卑鄙皆非處世之道也况處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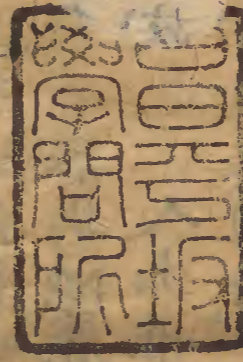
二上二  
又字相

○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時宜下在上而亢人无所容義當失所安矣此皆剛心猛氣  
任性為之而若罔聞知也故曰喪牛于易也

終莫之聞自恃其剛而失吾心之真聞耳聞則豈至此哉昏愚之  
人身遭禍害猶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蓋終身不悟者



此書係...  
...



